



周日名采

可懸酒肆

與「榮寶齋」由製作《用心》二字的木版水印而結緣，在二〇一七年底於他們的北京展覽廳舉行了我的行草展，獲大家愛戴，全部售罄。再接再厲，二〇一八年的春天，又在香港的榮寶齋再來一次。

為了求變化，我向香港榮寶齋的總經理周伯林先生提出，不如與蘇美璐一起舉辦，周先生表示贊成，展名順理成章地叫為「蔡瀾蘇美璐書畫聯展」。

蘇美璐和我的合作，不知不覺之中已經三十年，連她的英國兒童書籍出版商也覺得是一件很難得的事，當今她在國際間的名聲甚響，《紐約時報》記載過：「蘇美璐作品充滿光輝，每一幅都像日出時照透了彩色玻璃……」

她的插畫獲得無數獎狀，尤其是一本叫《Pale Male: Citizen Hawk of New York City》的，描述紐約的老鷹如何在石屎森林中驕傲地活下去的，圖文並茂，值得收藏。

好萊塢奧斯卡影后 Julianne Moore 的兒童書《我的母親是一個外國人，但對我不是 My Mom Is A Foreigner, But Not To Me》，也指定要蘇美璐為她插畫。

這回聯展，我自己六十幅文字，選了她六十幅圖畫，都是以前我寫過的文章中出現過。我每次看自己的專欄時，先看她的畫，總覺得畫比文字精采，當今各位有機會買到一幅。

至於我的字，看過師兄禰紹燦先生之前舉行過的展覽，各種中國字的形態都精通，數百幅字洋洋大觀，實在是大家。我越看越慚愧，只能用我寫慣的行草作字，其他的大篆小篆和鐘鼎甲骨等，一概不通。

能夠有機會做展覽，也拜賜了我在其他方面的聲譽，尤其飲食界，有很多人要我替他們的商店題字做招牌。我是一個商人，見有市場，就坐地起價，最先是幾千塊一個字，漸漸漲到一萬，接着就是翻倍，一翻再翻，當今已是十萬人民幣一個字了。



插圖：MEILO SO

餐廳通常以三個字為名，共收三十萬，對方也是商人，也會精算，花越多的人叫我寫，看樣子，又得漲價了。本來書畫展都有一個別題，像紹燦兄的叫為《心手相師》，如果要我選一個副題，我一定會用「可懸酒肆」四個字。

的確，我的字都是遊戲，尤其自娛，在寫題下款時，很多書家喜用某某題，但是我買得最多的，是「墨戲」這兩個字。對於我，每一幅都是在玩。

也許是抱着這個心情，我可以放鬆自己，寫自己喜歡的句子，絕對不會是什麼「聖人心日月，仁者壽山河」那麼古板，也不會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於心」那麼玄奧，更非常之討厭「業精於勤荒於嬉」之類的說教。

時常想起的是丁雄泉老師的畫，並非畢加索名作，但充滿令人喜躍的色彩，掛在家中牆上，每天讓看的人開心，我要的，就是這種感覺。

把幽默注入在古詩之中如何，「思君令人老」為上句，下句我是「努力加餐飯」，即刻有趣了。

簡單一點，用兩個字或三個字的也耐看，之前寫的「開心」最多人喜歡，「無妨」也不錯，「別管我」和「不計較」，狂妄一點，來個「不睬你」、「管他呢」和「誰在乎」。

一個字的，我最愛「真」和「緣」。以前在書展時，有人要求寫個「忍」，我問對方：「你結婚多少年了？」

回答：「二十年。」

我說：「不必寫了，你已經是專家。」

與其寫「隨心所欲」，我在北京時常聽到他們的四個字「愛咋咋地」，也很喜歡。

長一點的，大幅的，寫草書「心經」。草書少人看得懂，但《心經》人人會唸，每一個字都熟悉，細看之後說：「啊，原來這個字可以這麼寫！」

另外有黃霑的《滄海一聲笑》和《問我》《獅子山下》，更是每一個香港人唱得出的歌詞。

每次去看書畫展，有些自己喜歡的，但都覺得太貴，基於此，這次也同上回書展一樣，出一本印刷精美的紀念冊。我的生意拍檔劉綸強開印刷公司，擁有最先進的 HP 印刷機，加上他公司的杜國營是個要求完善的設計家，會製作兩種，用精美的紙張印刷一種精裝，一種平裝，各位都可以隨手拿回一冊。

蘇美璐為這次展覽畫的海報亦在現場出售，加上各種書法的衍生品，如瓷製印刷等，都平易近人。

展覽在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號星期三開到四月三日星期二，於中環長江中心三樓的「香港榮寶齋」舉行，請各位有空來逛逛。

蔡瀾